

萧军 著

为了 爱的缘故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手稿本

FOR LOVE
Xiao Hong and Xiao Jun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为了 爱的缘故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LOVE
ong and Xiao Jun

手稿本

手稿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 萧军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2011.8
ISBN 978-7-80251-939-8

I. ①为… II. ①萧… III. ①萧军 (1907 ~ 1988) —回忆录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83829号

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作 者	萧 军
责任编辑	刘小晖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939-8
定 价	4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577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这里所辑存注释的几十封书简，大部分是萧红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由日本东京寄回来的；也有几封是她回国后，又去北京，由北京寄到上海的。

我为她寄去日本的信件，由于当时国内和日本的政治环境正是十分恶劣，不宜于保存在身边，一旦被日本“刑事”搜出，而发现她的左翼作家身份，这会增加无限的麻烦。当她去日本之前我就告诉她，信读过以后，马上就焚毁或消灭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因此，我给她的信就一封也没遗留下来。至于如今留下的几封，这全是后来她从北京带回来的。

关于这批书简还能够存留到今天，居然还能够和读者们见面，这只能说是个偶然的“奇迹”！若按一般规律来说，它早就该尸骨无存了。

从一九三六、七年计算到今天，已经是四十多个年头过去了。这期间，对于我们国家、社会……来说，是一个大动乱、大变换、大革命……的时代；对于我个人来说，在生活方面是东飘西荡，患难频经，生死几殆，……当时一身尚难自保，更何能顾及到身外诸物？……兴念及此，不能不怆然以悲，怆然而涕，悚然以惧，以至欣然而喜也！

一九三八年初春之夜，当我和萧红在山西临汾车站上分别时，我竟忘记了把这批书简应该由她带去西安。待第二天我检查提箱中诸物时，才发现这包书简尚留在箱子里；同时，在椅子下面还发现了她的一双棕红色的短腰军式女靴，竟也被遗落下来。

火车昨夜就开走了，估计已到了西安，当然不可能再由她带走。这时候，日本军队要进攻临汾的消息很急迫。民族革命大学决定要撤退到晋西南的乡宁，正在匆忙地准备中。有一些教员纷纷准备乘火车去西安；有一些身体较好的单身人，要步行到黄河边，渡河去陕西或者去延安。

有一位教员T君要步行渡黄河去西安，我就托他把这包书简，连同其他一些





东西，还有那双女靴带去西安给萧红，还附了一封信给她：

×××：

这双小靴子不是你所爱的吗？为什么单单地把它遗落了呢？总是这样不沉静啊！我大约随学校走，也许去五台，……再见了！一切D同志会照顾你，……

祝

健康！

你的×××

与这批书简一起有《第三代》一、二部合订本一册，以及它的一些底稿和一些别的信件与材料，包了一小包，在包皮上还写了这样几个字：“我不愿失落了它们！”又给D同志写了一封信：

D：

拜托您，因为您的地址固定些，请把这个小包代收一收吧。里面有一部分是原稿，一本书，两本日记，几封朋友们的信。如果我活着，那请再交给我，万一死了，就请把我那日记和朋友的信，顺便扔进黄河里或者代烧掉它。总之，我不愿自己死了，这些东西还留在别人的眼里。请尊重我的嘱托。

军

（以上二信均摘录自我所出版的《侧面》第二章）

这位T同事他并没去西安，他去了延安。不久后我也到了延安，他又把原包交还给我了。

一九四〇年第二次我去延安，路上冒着被国民党关卡检查出来的危险，它们又从重庆随我到了延安。

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冬，我随着东征的队伍从延安出发去张家口待转路去东北时，我的一些书稿、材料之类，由一匹马驮载着，路上经过一条河，两匹马在渡河时咬起架来，把箱子竟翻落到河水里。亏得事先我把箱子里怕水湿的东西全用油纸包裹了几层，才没有全部被水所浸透。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进行中，从八月二十五日开始，我的家几度被抄没以后，所有书籍、文物、手稿、书信、写作材料……等等，可以说是“荡然无存”！——这些书简当然也无从幸免，也全被席卷而去！直到一九七四年我的人身被宣布“解放”以后，才分成了几批把一些书籍、文物、信件、材料、手稿……等陆续归还给我一部分，有一些就无从查找，大概是失落了。

一九七七年八月间，当我移居于京城东郊东坝河村居住时，于故纸堆中才偶尔检出了这批书简。虽然那堆“故纸”归还给我已经有了几年，但因为我没心情整理它们，这“故纸”就一直被捆绑着堆在屋角里竟也有了几年！

发现了这批书简以后，我把它们按月日排了顺序，从头看了一遍。发觉到有的字迹已经漫漶难于辨识了，有的纸张已经破碎或在开始破碎了！再经过若干时日，我估计可能就要成为一批废纸！这期间我将把五十几年来记存或余存的以至大革命过程中所写下的约有八百首左右旧体诗，抄集起来初定名为《五十年故诗遗存录》。装订完了，就又决定把这批书简也用毛笔抄录一份，加以适当的注释，我以为它们将来对于有志于研究这位短命作家的生平、思想、感情、生活……等各方面，会有一定参考用处的。尽管此时正当酷暑逼人，蚊蝇纷集，汗流透衣……我还是坚持着抄录下来！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开始注释。九月十四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文学组牛汀同志来访，并携有一封约稿信，我和他谈了关于这批书简的问题，他说“资料丛刊”很愿意刊载这类资料。我和他初步商定，先把注释出来的二十封信拿去发表。决定以后，我就请我的二女儿萧耘日夜兼行，抄了二十封交出版社暂先刊载。

待全部书简刊载以后，我还要把聂绀弩兄纪念萧红的一篇文章和几首诗，我个人从《侧面》一书中摘录出的一段短文和几首诗也附入，由于它们与这批书简全有着一定关联性。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于京都银锭桥西海北楼记



萧红写给萧军 /1

第一封信（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 船上） /3

上海距日本的路程不算太远，生活费用比上海也贵不了多少；那里环境比较安静，既可以休养，又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同时也可以学学日文。

第二封信（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东京） /7

我们彼此对各自的体性“相知之深”，生活在一起并没什么“矜持”的习惯。

第三封信（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东京） /11

回忆我们将到上海时，虽然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但是还有我们两人在一道，同时鲁迅先生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写给我们一封信，在精神上是并不寂寞的。

第四封信（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东京） /15

后来我就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规律化起来：一、早晨六时以前必须起床。二、沿跑道跑步三圈。三、一小时运动后，漱洗，休息，吃早点。四、八时半或九时开始写作。

第五封信（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 东京） /23

我总愿意说一些愉快的事情去影响她，用以冲淡她那种容易感到孤独和寂寞的心情，所以总是说这样好，那样好……免得她大惊小怪，神经过敏，浪费精力来关心我！

第六封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东京） /27

我们这虽然也算是夫妻之间的“情书”，但却看不出有多少地方谈到“情”、谈到“爱”！或者谈到彼此“想念之情”，更多的谈的却只是事务和工作。





第七封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东京） /33

这也就是当时我们的关系和实情。又如两个刺猬在一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单。这也是我们当时的关系和实情。

第八封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 东京） /41

她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对待自己的工作的，这也就是很快地熄灭了她的生命之火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九封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东京） /45

我估计自己当时不会“漠然视之”，可能马上就写了复信表示祝贺和鼓励！她是需要鼓励的。同时也会对她提出“警告”，当心身体所能容许的限度，免得再故病复发。

第十封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日 东京） /49

在我的意念中，过早地睡觉是一种时间的“浪费”！我是很珍惜夜深人寂那一段时间的。

第十一封信（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 东京） /53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由于肚痛好了，写作胜利地完成了，所以她就感到了宁静和“快活”了。

第十二封信（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 东京） /57

她是有矛盾的，但为了自尊，还是隐忍地要坚持原来的计划——住一年，因此我也不便勉强她回来。

第十三封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 东京） /61

一件作品如此，一个作家也如此，只要人民需要他，他就要被批准，任何排斥，掩盖，或假装他不存在的办法……也是无用的。

第十四封信（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 东京） /67

这就是她的脾气，一切事常喜欢从兴趣出发，缺乏一种持久的意志。

第十五封信（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 东京） /73

一个人的心情一坏下来，对于任何事物全会厌烦的，更何况从事所谓“文学写作”？

第十六封信（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 东京） /77

这目的是要使对方明白，我不独有钱，而且是有高等文化修养的绅士——那时期能说洋文的就代表是高级知识阶级，这就是那时期作为上海洋场社会的一种可怜和可悲的现实……

第十七封信（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 东京） /81

我通常是接信即复的，首先是回答问题，其次是说些别的，而且要说得多，说得仔细些，“敷衍成篇”，否则又要抱怨、发牢骚了，说我不给她写信。

第十八封信（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 东京） /83

我们常常用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这种乐观的习性是我们共有的。

第十九封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东京） /87

在任何人，任何国家、社会……在未“笑”别人之前，先检查一下自己，“笑”一下自己，我看这是有必要的。

第二十封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东京） /91

尽管生活如何折磨我们，但彼此之间还没有失却“童心”，总还要彼此开开玩笑的。

第二十一封信（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 东京） /95

她想到“病老而且又在奔波里的人”，这“奔波里的人”是指的鲁迅先生。

第二十二封信（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 东京） /99

这是给黄河清兄的一封信。

第二十三封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东京） /103

但她不知道将要最大的、最沉痛的悲哀在等待来袭击她了！——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

第二十四封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东京） /107

她可能在报上（她不懂日文，也许不看日本报纸）得知了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了吧？也许还不知道。





第二十五封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东京） /111

其实一个人的死是必然的，但知道那道理是道理，情感上就总不行。

第二十六封信（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 东京） /119

大概许先生把她的人生经历和遭遇全和萧红谈过了，因此她们是彼此较多有所理解的。

第二十七封信（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 东京） /123

问题还是老问题，我要随着学生们去打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而她却希望我仍然继续做一个“作家”（她也不能算错），但是那时我已经失却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心情了！对于“笔”已经失却了兴趣，渴望是拿起枪！

第二十八封信（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 东京） /127

古语所谓：“欲哭无泪，欲嘶无声！……”这话是深刻的。流不出眼泪的悲痛才是最深沉的悲痛！

第二十九封信（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东京） /133

她说我把她一向看得很弱，和我比较起来，无论身体和意志，她确是很“弱”的，在信中她还有点不服气的样子。

第三十封信（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东京） /141

她又建议我买软枕头了，也发表了“理论”，大概我是没买的，因为我并不头痛。

第三十一封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 东京） /145

我在那时期是不吸烟的——现在吸了——因此就对吸烟的人有“意见”；特别是对于女性的吸烟。

第三十二封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东京） /151

幸亏我是个皮粗肉糙、冷暖不拘的人，假如我和她“差不多”，就要生活不下去，为生活所压倒，早就“同归于尽”了。

第三十三封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东京） /155

回想和她结合的几年来，尽管生活如何艰难困苦，外来的风风雨雨如何恶劣，而“形影不离”这一点还是做得到的。

第三十四封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末 东京） /159

我和她之间，全是充分认识、理解到我们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诸种矛盾存在着的。后来的永远诀别，这几乎是必然的、宿命性的悲剧必须演出：共同的基础崩溃了，维系的条件失去了！

第三十五封信（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 东京） /163

我很敬重他，爱惜他，……并没因为我和萧红分开我们的友情有所损伤或冲淡！

第三十六封信（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北京） /171

从日本寄回来的信件就只剩了以上的三十五封，究竟失落了多少，无法考查了。

第三十七封信（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北京） /179

在一般朋友眼中认为我们“夫妻”之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除开贫穷以外，是幸福的。我们也承认，在比较起一般的夫妇之间来，我们确是幸福的，但也还是各有各的痛苦！

第三十八封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北京） /183

我想你应该有信来了，不见你的信，好像总有一件事，我希望快来信！

第三十九封信（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 北京） /189

何况这一次“痛苦”的形成是我自作自受，我无可责备于任何人，也无须寻找任何客观条件或“理论”为根据，对于自己错误的行为进行辩解或掩饰！

第四十封信（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 北京） /197

假如她用拳头敲我，我也可以任她敲去：第一，她的拳头是敲不疼也敲不坏我的；第二，她也不会认真敲我的。

第四十一封信（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 北京） /203

我很理解她好逞刚强的性格，主动是不愿回来的，只有我“请”或“命令”以至“骗”才能回来。

第四十二封信（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北京） /207

这是她从北京寄上海最后一封信了，不久她也就回到了上海。





海外的悲悼 /208

第四十三封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东京） /209

当她信中问到：“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这时鲁迅先生已经落葬了。这句天真的，孩子气式的问话，不知道它是多么使人伤痛啊！这犹如一个天真无知的孩子死了妈妈，她还以为妈妈会再回来呢！

萧军写给萧红 /211

第一封信（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 上海） /221

由上海寄北京给萧红的信，我手边还存有四封，附在这里的目的，是可以对照她寄来的信所提的问题是些什么？我是怎样回答的。

第二封信（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 上海） /235

“小狗熊”这是她给我起的绰号，因为我笨而壮健，没有她灵巧，我就叫她“小麻雀”，因为她腿细，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

第三封信（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上海） /247

这封信可能就是被她讽刺为“讲道理”的信吧。

第四封信（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 上海） /251

这是我给她的最后一封信。

侧面 第一章 我留在临汾（节选） /252

萧军纪萧红诗 /261

附 /264

之一 在西安——聂绀弩回忆萧红 /265

之二 聂绀弩悼萧红词一首，诗四首 /269

之三 萧红生平年表（丁言昭 萧耘） /271

之四 萧红已出版著作目次年表（丁言昭 萧耘） /279

之五 第一章 从迁墓说起（陈宝珍） /293

之六 萧红一生所走过的路（王建中） /295

之七 本书所用参考资料 /297

之八 有关萧红研究的中外文著作资料（萧耘） /301

之九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的回忆”（骆宾基） /310

编后赘语 /323



萧红写给萧军



木刻家颜仲为女作家萧红造像

到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为止，我把这批全部书简终于概略地注释了一遍。计有：

萧红——

由日本东京寄上海、青岛共为三十五封。

由北京寄上海共为七封。

萧军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于银锭桥西北楼寓所

君先42二

第一信

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墨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我怎敢度过这样的大海！

这是黄昏以故我才给你写信，舱底的空气并不好，所以船用没多久我时时就好像要呕吐，当然吃了多量的胃药。

现在船停在长崎了，我打算下去玩。昨天的信还没写完就停下了。

别东京再写信吧！

祝好！

莹

七月十六日

10×20

第一封信

由船上寄——上海

(1936年7月18日发)

君先生：

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我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

这是黄昏以后我才给你写信，舱底的空气并不好，所以船开没有多久，我时时就好像要呕吐，虽然吃了多量的胃粉。

现在船停在长崎了，我打算下去玩玩。昨天的信并没写完就停下了。

到东京再写信吧！

祝好！

莹

七月十八日

注 释

这是她去日本在船上写来上海的第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上海。由于她的身体和精神全很不好，黄源兄提议，她可到日本去住一个时期。上海距日本的路程不算太远，生活费用比上海也贵不了多少；那里环境比较安静，既可以休养，又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同时也可以学学日文。由于日本的出版事业比较发达，如果日文能学通了，读一些世界文学作品就方便得多了。黄源兄的夫人华女士就正在日本专攻日文，还不到一年，已经能够翻译一些短文章了。何况有华夫人在那里，各方面全能够照顾她……

经过反复研究商量，最后我们决定了：她去日本，我去青岛，暂时以一年为期，那时再到上海来聚合。

也由于这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书店给结下了一笔代卖的书价来，数目约三、二百元，我们各自带了一部分。她因为出国就多带一些，我则少带一点。





具体上船的日期和时间无从记忆了，从她发信的日期来推断，可能是在七月十六、七日之间。

我们自一九三二年同居以后，分别得这样远，预期得这样久，还是第一次，彼此的心情全很沉重这是可以理解的！

过去由于贫穷，两个人总是睡在一张小床铺上的，这对于彼此充分休息全受干扰，特别是对于容易失眠的她。到了上海，有一次竟借到一张小床，她很勇敢地自愿到那张小床上去住，我也同意……

我们所住的是一间不算太大的二层前楼，我的床安置在东北角，她的安置在西南角，临睡时还彼此道了“晚安”！

正当我朦朦胧胧将要入睡时，忽然听到一阵抽泣的声音，这使我惊醒了，急忙扭开了灯，奔到她的床边去。我以为她发生了什么急症了，把手按到她的前额上，焦急地问着：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她没回答我，竟把脸侧转过去了，同时有两股泪水从那双圆睁睁的大眼睛滚落到枕头上来。

她的头部并没热度，我又扯过她的一只手来想寻找脉搏，她竟把手抽了回去……

“去睡你的吧！我什么病也没有！”

“那为什么要哭？”

她竟格格地憨笑起来了，接着说：

“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眼泪又浮上了她的眼睛。

我明白了，就用指骨节在她的前额上剥啄了一下说：

“拉倒吧！别逞‘英雄’了，还是回来睡吧！……”

如今她竟一个人离开祖国和亲人，孤零零地飘荡在那无边无际的海洋上远去异国，正如《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说：“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这心情我们彼此虽是相同的，但对于离去者将更要凄惘和哀伤！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海北楼